

# 空隙

商曉白

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

# 空隙

SHANG XIAO BAI ZUO PIN XUAN

商曉白作品選

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

書名 / 空隙

商曉白作品選

---

著者 / 商曉白

責任編輯 / 遠東豹

封面設計 / 鞠洪深

插圖：戈壤(112、161、162、168、172、173、179頁)、

弋野(3、336頁和小說等單頁后)、小鋼(135頁)

(其他插圖、圖片為遴選)

出版 / 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

香港摩利臣山郵政信箱 47497 號

電話：(852) 28386492

傳真：(852) 28348703

(852) 28348702

發行 / 泰力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00年8月第一版

國際書號 / ISBN: 962-938-082-X

定價 / 80 港元

---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獻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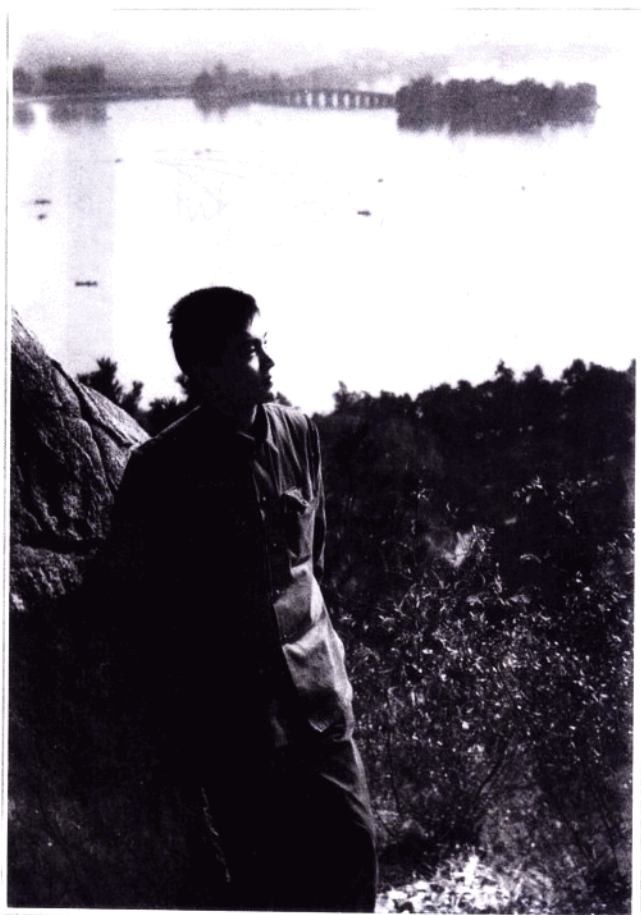
我心愛的外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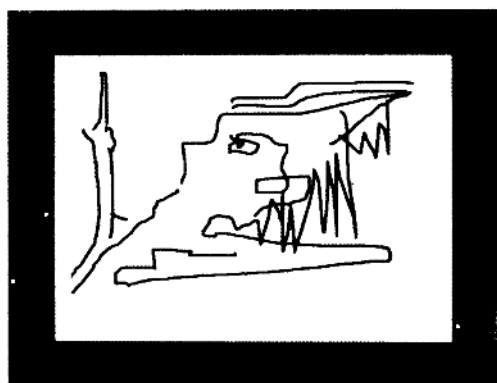


商曉白

誰若弃世，他必定愛人。因爲  
他連這個世界也不要了，于是便覺  
察起人的本質；發現原來就是想被  
人愛！

卡夫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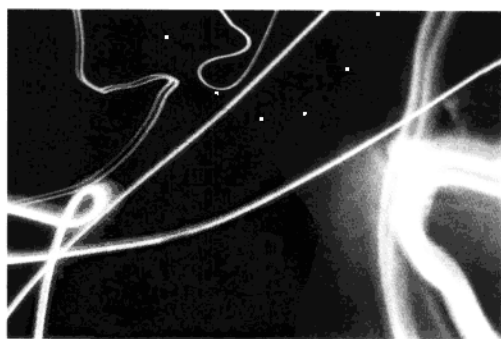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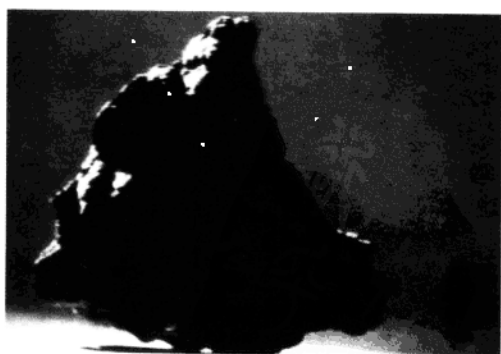


自畫像









## 目次

|    |   |
|----|---|
| 自序 | 1 |
|----|---|

### 小說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空隙   | 3   |
| 艾娃   | 95  |
| 課桌面  | 112 |
| 夢魘   | 123 |
| 賣藝人  | 137 |
| 社會角色 | 144 |
| 小鎮鎮長 | 149 |

### 散文詩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魂之舞 | 155 |
| 傣鄉夢 | 162 |
| 萌動  | 168 |
| 入寺  | 173 |

### 散文·隨筆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踏歌     | 177 |
| 攝制日記   | 179 |
| 佇立     | 191 |
| 服·飾    | 194 |
| 城裏人    | 195 |
| 微觀     | 198 |
| 偏綠色的眼睛 | 200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撿破爛的老人····· | 202 |
| 日記一頁·····   | 203 |
| 書信一紙·····   | 204 |
| 心血來潮·····   | 205 |
| 登門·····     | 206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杜甫詩鑒賞·····  | 207 |
| 小白龍的傳說····· | 209 |

### 潛意識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夢·外婆·····   | 215 |
| 夢·父親·····   | 217 |
| 夢·非吃毛衣····· | 219 |
| 夢·珍珠·····   | 221 |
| 夢·地下室·····  | 222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童年紀事····· | 226 |
|-----------|-----|

### 電影劇作·影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<b>塵世·冥間</b> ·····           | 237 |
| 意義·精神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338 |
| “夢”中含義直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341 |
| 回顧的啓迪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344 |
| 《R先生為什麼瘋狂的殺人》和法斯賓德的最后完成····· | 347 |
| 從《卡策馬赫爾》到《四季商人》·····         | 350 |
| 斷想：電影美學分析的幾個方面·····          | 353 |
| 光綫、色彩、構圖和運動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356 |
| 理解一部影片的觀念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360 |

## 自序

先是弄話劇，跟着搞電影，然後電視劇、紀錄片、專題片……終興味索然；因為操作這些個行當，到最后均需在大伙的參與、集體之下完成，因而前提，那就必須得要有一個很棒的强有力的創作班子——協同，默契，感悟……這談何容易！國人，淡漠的不正是集體的概念？因此，如何最終整體的、徹底的把握？而作為一個專職的電影編劇，兼為導演，如果你想要從頭至尾的主持一部片子，創作的意志須自始至終地貫徹，那就需要一個好的能精誠合作的攝制組——終極在集體的合力下，目的才能達到；否則談何容易。以人的本性來講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“英雄詩”，因而完美的組合，只可能是特例，還主要是由偶然、際遇——他們碰上了。我相信，一切，都是“偶發”、“觸發”意義上的。自然，這只說了一面，還有多方面的因由……而究其實，我，到底是否樂意常常的在“集體”之中“創作”？不，回答是否定。另外的原故呢？更主要的原因？原來，也是我個人上的：我的兩個劇本（《英雄詩》和本書中收入的《塵世·冥間》），先后的都被上海的兩個二、三流的“導演”偷然抄襲、剽竊去了，經改頭換面，再添枝加葉，于是拼成個片子，成了他們的了。

身在邊遠的“滇”地，我無奈。

大陸上幾乎所有的電影專業編劇（總共16名左右，原分布于各家電影廠。），也都是在各種各樣的無奈中，一個、接一個地放棄了，轉而，去從事其他的行當了。

我作為電影的專業編劇之一——從上述看——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地例外了；所以，我轉了軌，轉到小說中。我以為，在小說領域，創作至少是個人化的，完成一件作品本身，是個人行為！

# 空隙

## 1



事情發生，又已經過去，可有一天，只隔着一條馬路，我又看到了她——S。  
是秋末的一個上午。

頭天夜裏，我做了個夢，夢中，我孤身一人，怎么呆在一片空蒙蒙、白茫茫的雪地里；不知零下多少度，極冷；我想着得要趕快離開，找個地方暖暖身子，可往哪個方向走？幾面，極目過去，都是無盡的雪野、冰川，我大約是在北冰洋的沿岸了！朝前走，一個意念說，我就直直的往前走……；走了陣，我忽看到，前方不遠，透過雪霧，漸浮現出幾頂愛斯基摩人的獸皮帳，我看見，那一頂頂敞開着門的帳篷裏，一家家人圍着火塘，融融火塘上架着的鍋蒸騰着熱氣，無疑，在熬熱湯！啊，面對，這仿佛是從天而降的暖熱景象，尤其是饒人的湯的誘惑，我驚異之余、大喜過望中即毫不遲疑地快步過去……可，一臨近帳幕，十來只平日裏拉雪橇的狗，好家伙“嗖——嗖”的躡出，衝我一陣的吠叫，不讓我靠近；駭怕中，我急忙后撤，它們，却不追上來；如此，過了陣，我小心試探的，又鬥膽趨前……狗們守候中，復

蹣起，狂狷，我，只得再退后……這般，反復了幾次，終不能靠近！又冷又餓啊，在，實在忍受不了了，堅持不住了，最后，我遂硬是鼓足勇氣，豁出去般的發起了一回大膽的衝擊……那些條狗，竟一齊的狂吠，從四面八方的朝我猛撲過來……——我驀然驚醒，嚇出了身冷汗！

醒來后，有約兩小時，就怎么也睡不着了，直到，凌晨五點，蒙蒙朧朧的，才又感到了睡意。

再醒來，已是上午十點。起床后，我無名的，却感到心緒不安，躁亂；洗漱完，我坐下喝茶，想籍之提提神，調理一下，可不奏效；心態，依然不對，思緒，更紛雜、混亂起來；我合上眼睛，叫心沉沉、靜靜，可，朦朧中，却聽到一個聲音，在向我低語；聽不清、也弄不懂那“喁喁”聲，但從那急切的語調，匆促的發音，好象，在催我什麼；似乎，是要我出去，出去走走；而這同時，我身體裏，也有種異樣的不適，躁動着，往上升，若，在響應那聲音，與之共謀，而合構為一股無形的迫力，一起，推促着我；這樣，有點迷離、惆恍中，我向門口走去，又，開門下樓，來到了街上，之后，就很是莫名其妙的，走了起來……

鬼使神差般，我往前走，茫無標地；而腦子裏空空，似植物態。就在，我這樣的忽悠忽悠的轉過幾條街，后來，碰撞到一路人的身上時，才一下的醒悟過來。當我，想着得結束這毫無目的的行走而掉頭往回去時，在一條



僻靜的街上，隔着馬路，看到的S。

我，在南海，S，在G城，相距千裏；我幾年前在G城，S，幾年後出現在南海，真是，“巧遇”！不過，我可是預見到過的，這樣的情景，就在，三年前的那個夜晚，在G城，我的住處，一個，稍稍有點感傷的場面裏，我對她說了：“……將來，一天我們遇見——……。”

預見，是啊，或者說想象，真的形成、出現，永遠是迷；事物間的連帶，却一環扣一環，不會中斷；所有看似偶然的東西，其實全在一條條無形的鏈的銜接下，神秘、怪异、有時是令人奇疑地發生着聯動，會猝然呈現……

僅從我的向度看，比如，這時辰我遇見S，要是，夜裏無夢，我不會醒來，睡的好，我不會十點才起，精神好，狀態就好，那么幻聽或异怪的不知由來的聲音之類還會出現？我不會夢游般地出來，那，也就不會碰上S，而我，結果是只能一步步……順應地出來，碰見S，不可能有其他的。想想，當你順乎自然，做了什麼，就已經是選擇了，唯一的選擇了，你，只能如此了；有時，即便，你看似未做選擇，在聽天由命，這本身，又何嘗不是個你也“只能如此”的選擇？你選擇了不選擇。問題是，我下意識般的行為又說明了什麼，冥冥中，是什麼在誘導、牽引我？而什麼在左右、推使她？——S，並不知我在南海，不知我兩年前，已調南海來了。

一般說是偶遇，或“奇遇”、緣之類，但我想，一切是命，是命；在做崇；而人之命，是整個宇宙間的一類